

● “求实篇”杂文二集

并非君子国奇闻



华艺出版社

并非君子国奇闻

中国青年报评论部 编

华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4 号

并非君子国奇闻

出版:华艺出版社

印刷: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183 千字

版次:1993 年 6 月第一版

印次:199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7—80039—805—6/I · 346

定价:4.80 元

目 录

- | | | |
|----------------------|-----|------|
| 1. “穷对付”析 | 东 耳 | (1) |
| 2. 争争“天下第几”又如何 | 吴 炜 | (3) |
| 3. 处妒 | 谢 云 | (5) |
| 4. 闲了看,还是看了闲 | 东 耳 | (8) |
| 5. 创造生命之绿 | 舒 展 | (10) |
| 6. 长短辩 | 公今度 | (12) |
| 7. 觉慧会不会变成高老太爷 | 邵燕祥 | (14) |
| 8. 谦虚的真与假 | 四 维 | (17) |
| 9. 名称的学问 | 刚 建 | (19) |
| 10. 说“狂” | 洪 瑜 | (21) |
| 11. 立什么样的志 | 邵燕祥 | (23) |
| 12. 两种自立 | 陈小川 | (26) |
| 13. “半路出家”也无妨 | 公今度 | (29) |
| 14. 勇者不惧 | 刚 建 | (31) |
| 15. 幸勿贪机遇 | 曹宪文 | (33) |

16. 没有豁免权 许锦根(36)
17. 粗识“小气候” 草萌(38)
18. 且谈兽性 商子雍(40)
19. 两种结论观 牧惠(43)
20. 标签 邵燕祥(46)
21. “空筐”与年龄 徐城北(48)
22. “苏东坡效应” 罗荣兴(50)
23. 五个男人一根绳子 方群(53)
24. 为乌鸦鸣不平 牧惠(55)
25. 论“说过就忘记” 冯英子(58)
26. “口子”须开 田霖(61)
27. “提法过敏症” 罗荣兴(63)
28. 没意思的炫耀 储瑞耕(66)
29. “一拳打倒四五个”及其他 曹亚瑟(68)
30. 说“煊头” 吴方(70)
31. 请多说一句 钟迅(72)
32. 忧“一拳打倒四五个” 楠客(74)
33. 陶醉与不陶醉 孟夏(76)
34. 文人不必鄙商 李春林(79)
35. 路正长 罗荣兴(81)
36. “官山”难移 吴方(84)
37. 胸中“数”从何处来 严青(86)
38. 协会的“优越性” 赵廷鹏(88)
39. 说交换 阿吾(91)
40. 麻醉剂种种 牧惠(93)
41. 小有名气之后 丹赤(96)

42. 关于表扬的“跌价” 宋庆光(98)
43. 论人情的“升值” 雷 克(100)
44. 对歌与对话 吴 炜(103)
45. 女士,请不要给我打电话 令狐锋(105)
46. 床铺的妙用 石佳人(108)
47. 卖茶叶蛋的是与非 公今度(110)
48. 没干亏心事,也怕鬼叫门 商子雍(112)
49. 什么是悲剧 邵燕祥(115)
50. 墙上的蜗牛 老 鹏(118)
51. 流动·寻根·开发 春 塘(120)
52. 干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吗? 雷 克(123)
53. 候鸟逐暖式的流动 赵廷鹏(126)
54. 戏演官与官演戏 蒋元明(129)
55. 杞忧:十年后中国无大学 宋庆光(132)
56. 从慈禧爱修园子说起 叶延滨(135)
57. 食物与胃口 苏天生(138)
58. 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么? 刘 嘶(140)
59. 一字师 梅桑榆(143)
60. 大观园吃喝寒酸相 平 白(145)
61. “集体”咏叹调 许家祥(148)
62. 导演最怕什么? 陈鲁民(150)
63. 由邮寄活人想到的 东方峻(152)
64. 读书与交友 刚 建(154)
65. 乌鸦、喜鹊与吉祥 甲 乙(157)
66. 挫折的意义 米博华(159)
67. 1+1=2 张心阳(162)

68. “辨真识假器”随想 苏天生(165)
69. 荒唐产品 唐为忠(167)
70. 不干还算干部? 赵秋立(170)
71. 望父成龙 商子雍(172)
72. 戒“寡” 曹亚瑟(175)
73. 从会动的恐龙想到 杨志怀(178)
74. 文化的背后 徐康宁(181)
75. “能量”的辨正 陆士华(184)
76. 应遭真情上笔端 孙立先(187)
77. 说出书 冷 面(189)
78. 解忧还是添忧 史占旗(192)
79. “清官不受欢迎”论 宋志坚(195)
80. 美国式的幽默 蒋国平(198)
81. 古马也会失前蹄 李 方(200)
82. “偷”的妙用 郭振亚(203)
83. 千字问鼎诺贝尔 张革温(205)
84. 名人与假货 杨子才(207)
85. 怎一个慢字了得 叶照青(210)
86. 文风杂凑 王乾荣(212)
87. 那何苦呢? 朱博华(215)
88. 防伪正途一说 王锡璋(218)
89. 修家谱杂说 吴 放(221)
90. 读报存疑 李庚辰(224)
91. 化名与逃名 王得后(227)
92. 三封公开信 文时夏(230)
93. 怕当“上帝” 郭庆晨(232)

94. 修改自己 何东(235)
95. 雷同现象 春亦秋(238)
96. 何处秋游 吴方(241)
97. 今年的文案很精彩 张聿温(243)
98. 并非“君子国”的奇闻 郭振亚(246)
99. “大腕”别裁 曹亚瑟(249)
100. 啥都可以卖? 冯日乾(251)

“穷对付”析

● 东 耳

我们的先哲，的确留给我们许多很好的遗训，但勿庸讳言，他们也的确想出了，并且传下了不少歪点子。有些甚至在千百年间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有如缰索。比如，怎样对待贫穷，他们所传授的一些办法，便称不上是什么“办法”，只能叫它做“穷对付”。

“穷对付”的一个法子，叫“安贫乐道”，即穷了不要紧，只要精神充实，仍可以活得十分愉快。典型人物便是颜渊。这位孔门弟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但吃得很糟，住房条件也很差。但是，“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穷成那样，还乐什么呢？程子解释道：“箪食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也就是说，他乐的是“道”，用现在的话说，也算是一种“主义”罢。这种叫人饿着肚子去追求精神生活充实的“主义”，看来吸引力不会大，因为被树为标兵的颜渊，年纪轻轻便夭折了，叫人

怎么去学呢？

“穷对付”的另一法子，叫“均无贫”，即物质匮乏不打紧，只要人人有一份，也就天下太平。因此，孔夫子有言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他老先生究竟打算怎样来“均”那少得可怜的物质产品，是发票证还是吃大锅饭，于史无征，不敢妄揣，但从此前此后少数人集中了财富，多数人集中了贫困的情况看，孔老先生的平均主义，压根儿就没行通过。

还有一种“法子”，就是老、庄提出的，可以称之为“穷太平”。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富则多事”；“不见可欲，使民不乱”。那时，他们不懂什么叫修正主义，否则怕也会说“富则修”的。老庄的时代，当然还没有电冰箱、大“彩电”，但那时也已衣有锦，食有鱼，行有车，不让人看见这些东西，人们就会打消享有它的念头吗？除非人类社会回复到茹毛饮血的时代，否则，“不见可欲”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老子最后是骑着青牛出函谷关去了，这大约也同他好为言欺人，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有关。

“穷对付”的法子不能治穷，这是历史早已证明了的。压抑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要人安于贫穷，在封建社会，不过是剥削阶级要被压迫阶级甘于屈辱地位的可恶的说教而已。因此，治国之道，应是富民，而不是穷对付。

(1984年8月11日)

争争“天下第几”又如何

● 吴 畏

“老子天下第一”，过去常常是作为青年人的“罪过”，被批评、指责。其实，人生一世，特别是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时代，有个争“天下第几”的思想或抱负，是不是就一定不好呢？

如果确实不是天下第一，而要称天下第一，狂言海口，不羞于面；大话吓人，实际是草包，那是该挨批评的。有些青年人也确实容易犯这种毛病，即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也！

但青年毕竟是青年，如果人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点抱负没有，一点棱角没有，一点“野心”没有，以少年老成的中庸之道为本，连个要做“天下第几”都不敢想，我以为，较之上述口出狂言者，则是更可悲的。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封建守旧势力源远流长，中庸之道世代相传，培养起“小老头”来，很有办法，批评“老子天下第一”时，也是磨拳擦掌，不招自来，而要

扶持、培养一个“天下第几”，却又是那样的一筹莫展。

青年人犹如破土而出的苗，离开母体的维，能不能长成参天大树、能不能成为千里马，的确是个未知数，但又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当中确有参天大树、千里马。人不同于其他生物，人是有意志的。意志的作用在一个人的成长中，不可小视。就青年人来说，有一个争“天下第几”的意志，比没有要好！提倡青年人有点抱负，比一味地宣传“让三分处事，退一步做人”要好，何况他们当中本来就有些人是未来的“盖世奇才”！

再者，“天下第几”，还有个排列方法问题。如果象正统的观念所主张的那样，以时间顺序为准，从古代排到近代，从近代排到现代，那么不管什么领域，只能有一个第一，列宁就应当永远地写在马克思的后面。在马克思主义领域里，人们只能争第五、第六。其实，大家心里很清楚，在实际生活中，连争老五、老六都是犯忌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只能在马克思的后头站队，站得越远越有水平。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是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事物都是在发展的，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遵循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学术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后人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达到新的水平，既是对前人的补充，又是对前人的否定。青年人的成就肯定要超过前人，代替前人，否定前人，否则，人类就不会前进了。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觉得，让青年人有个争当“天下第几”的思想和抱负，是好事。我们在青年时被剥夺的东西，不能再通过我们来剥夺这一代青年人了。

（1985年2月5日）

处 妒

● 谢 云

妒忌之为错误和有害，是不待言的了。近两三年来，非妒之论，讨妒之檄，疗妒之方，在报刊上已屡见迭出。但社会上的妒忌病并未灭绝，仍在流行。

据圣经故事，夏娃和亚当偷吃了智慧果，上帝耶和华赫然震怒：“既然人已吃了善恶果，那他们就知道善恶真假，聪明得与我相似，倘若再让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他们就长生不老了。”于是，便把人逐出了伊甸园。被虔诚的教徒们奉为最仁慈最公平的上帝，原来就是个妒忌鬼。看来，只要世界上还有利害关系的存在，便会有妒忌的心理和行为，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实在是一种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同妒忌斗争只能是个长期的任务。

但纵观历史，横看现实，同为奇才伟行，超俗出众，其所引起的反应、遭遇和结局，却并不尽相同。有的能使别人赞叹之，

钦佩之，学习之；有的开始可能受到别人的妒忌、排斥、攻击，而终于使其折服；也有的始终处于别人妒火的包围之中，弄得焦头烂额。仔细琢磨，此种差别，除客观条件外，主观上亦不无轨迹可求。

西汉贾谊，远见多才之人也，因不见容于周勃、灌婴、东阳侯等元老近臣，终于郁闷自伤，至于夭绝。后世论者，多称而怜之。但苏轼写《贾谊论》，劈头便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他也是同情贾谊的，但以为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惋惜他不善审时度势，处理好人际关系，胸襟又欠宽阔，结果怀才以殁。苏轼之论是否允当且不说，但他提出了一个善于自用其才的问题，对我们该是有启迪的。

怕招人妒忌而畏首畏尾，不敢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说应说之话，做应做之事，固然不是当代青年应有的性格，但得理不让人，不善于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妒忌、反对过自己的人）共同奋斗，或因初有成绩并得到领导支持，便盛气凌人，再也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把别人的批评一概视为妒忌，也是不足取的。其结果，只能招致自我孤立，有害于事。

世界是复杂的，其中人际关系尤为复杂。现在我国正处于大变动之中，人们对一些事物的认识不免千差万别。我国人民又长期受到中庸之道的浸染，习惯于“枪打出头鸟”。凡此种种自然令人不快，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无法摆脱它，而只有承认它，正视它，妥善地对待它，才能逐步改变它。蔺相如和廉颇的矛盾，实出于廉颇之妒忌，但蔺相如因为处理得好，终于演出了一出“将相和”。其精神在今天似乎仍有可以借鉴之处。

青年同志血气方刚，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尤其

是八十年代的青年，正在摆脱那种谨小慎微、逆来顺受的传统桎梏，形成一种“走自己的路，让人们去说吧”的风格。这是可贵的。如果再增加一些审时度势的能力和恢宏阔大的襟怀，懂得如何更好地自用其才，恐怕那就是如虎添翼了。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只要正确加以理解，还是有价值的。

(1985年2月6日)

闲了看，还是看了闲

● 东 耳

人多了不足为奇，奇的是多而且闲。不论走到哪个大城市，大都可以看到一些似乎无事可做的人涌来涌去，真不知他们何以那样地有闲。闲，并不是人人都能享到的福，必得有不干事而照领工资的外部条件和不耻素餐的内在气质才成。可惜这样“二美”兼具的人偏偏不多。

因为有闲，无所事事，所以什么都想看看。店里的新货、摊上的处理品、大商店的橱窗、墙上的换房招贴、车辆相撞、行人口角，无处不可留连。我想，如果有人恶作剧，蹲在地上看蚂蚁，不用多久，也会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的。

其实，与其说因为闲才看，不如说因为看才有闲来得贴切。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这事儿看不准。”“先看看再说吧。”“不要急，再看看……”

我并不一般地反对慎重，但什么事都只看不干，哪怕中央

已经制定了政策、国家已经颁布了法令，也还总是看，一看就看上一年乃至几年，还谈什么开拓前进呢？有的知识分子要求入党，一看几十年，人死了还没看清。有的青年干部要提拔，看到头发白了还说没看准。这样无休止地看下去，只怕地老天荒也办不成一件事。然而，看的人却因为只是看，并不去干，因此也便十分悠闲了。所以，并非闲了才看，倒是看了才闲的。

若要细论，看，也象文学创作一般可以分为不同的流派与风格，研究起来，煞是有趣。

比如，两个人打秋千，在看客中便有不同的情怀。静静地看上一刻，扭头就走的，是看新鲜，满足了好奇心，也便不再管那技巧与结果。希望看几手绝活儿，也站在边上喝一两声彩，决不打算亲身一试的，是看热闹。等着打秋千的人跌下地来或打起架来，不然就觉得不过瘾的，则是看笑话。

对于改革，又何尝不是如此。等着看笑话的当然只是少数；乐观其成的人中，看新鲜和看热闹的怕也不少。总之，他还只是“观”，并不准备真的干。他希望在改革成功时分沾利益，却决不愿意冒改革的风险，也不愿意承担改革的责任，忍受改革的艰辛。

中国历来的改革之所以常常是虎头蛇尾、很少成效，看客多而苦力少怕是一个原因。然而奇怪的是看客们偏又每每总能享受优惠，成功了利益均沾，失败了与他无关，左右逢源，无往不利，苦力们则往往顶着石臼唱戏，扮演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这或许也是看客百代不绝的原因之一罢。

如果真能不给看客以优惠，如果真能大力奖掖苦力，我想，看客是会少起来的。

（1985年3月15日）